

狄德羅所撰〈藝術〉一文之初探¹

葉嘉華

引言

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1751-1780)，是十八世紀最重要的知識收集和傳播的工具。在這套書中，蒐羅大量與藝術相關的條目，而且內容含括古今。在處理造型藝術的問題時，百科全書的編者分為兩個脈絡來呈現，一個是在美術(*beaux-arts*)脈絡之下；一個是在技術(*arts*)的脈絡之下。在十八世紀，「美術」已經是相當普遍的詞彙，同時這一概念包含大部分的造型藝術。技術則泛指手工藝和當時的機械工業²。關於百科全書中美術部分，學者西蒙維茲(*Amy Simowitz*)已經做了相當深入的討論³。而討論書中技術(*Arts*)面向的研究也不少⁴，本文不是討論這兩脈絡的內容問題，而是希望能從百科全書的編者處理技術條目的態度中，呈現他們對藝術、美術、技術三者的基本關係，而我們選擇狄德羅所撰寫〈藝術〉一文中來作為我們討論的基礎⁵。

¹ 本文是〈從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探討十八世紀繪畫地位的轉變及其意義〉(學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台大藝術史研究所學會，1998, pp.89-124)一文的後續討論。

² 這兩個脈絡，是得自於百科全書的人類知識系統表(*Le système figuré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 1751)。美術的部分，在表的右上角，繪畫是歸在詩學(*Poesis*)之下，有音樂、繪畫、雕刻、公共建築、版畫。美術一詞早在十七世紀末就已經出現。巴德(*Charles Batteux*)所寫的《歸在同一原則之下的美術》(*Les beaux-arts réduit à un même principe*, 1746)建立一個美術的藝術群。就分類的形式而言，他以模仿自然為原則，音樂、繪畫、雕刻、詩……等等放在一類。就分類的功能而言，美術以愉悅為目的。他的分類為十八世紀大部份的學者所接受。在十八世紀，美術逐漸成為普遍性的名詞，由法文延伸出義大利文 *belle arti*、英文 *fine arts*、德文 *Schönen Künste*。(參見 *P. Kristeller*, "The Modern system of the Arts," 1952, pp.18-21, *N. Heinrich*, *Du peintre à l'artiste--artisans et academiciens à l'age classique*, 1993, pp.179-181。)對照百科全書中的美術分類，他們是將巴德的分類擴大，加入公共建築、版畫。在人類知識系統表的左下角，有一組以技術(*arts*)為名者，依照「自然的運用」(*Usages de la nature*)歸在歷史之下，與工藝(*métiers*)、手工藝(*manufactures*)並列。這個構想是出自培根對自然史的概念。百科全書則將培根對自然史的範圍擴大到機械(*machine*)。

³ *Amy Simowitz*, *The theory of art in the "Encyclopédie,"* 1983。

⁴ 其中最重要的是 *J. Proust*，在 *Diderot et Encyclopédie*(*Armond Colin*, 1973, 1995)中的討論。

⁵ 在百科全書第一冊發行前數個月，狄德羅單獨發表〈藝術〉(*Art*)一文。單獨發行的〈藝術〉一文的內容，同於百科全書本文中的藝術一條。本文所使用的〈藝術〉一文，是出自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par une société de gens de lettres*, ed. *Denis Diderot et d'Alambert*, 1751-1781 (New York: Maieroprint, 1969) t.I, pp.713-717。

狄德羅 (D. Diderot, 1714-1784) 與達朗柏 (J-L, d'Alembert) 是百科全書的主編者，其中又以狄德羅最為重要。在進入討論之前，我們需要概略說明狄德羅在百科全書撰寫時期個人的思想變化，及他撰寫藝術一文的基本策略。

我們根據蘇葉 (J. Chouillet, 1915-1990) 對狄德羅思想變化的考察，發現在狄德羅編撰百科全書時，他的思想呈現不穩定的狀態。這是因為狄德羅的思想受到百科全書系統化精神的影響，使他擺盪在新舊思想之間⁶。經過我們的分析，狄德羅這個時期的思想架構，與百科全書知識系統相同。他承認人類的知識構成是始自於對外事物的感知。同時經由不同的感覺器官，得到不同的感知訊息。不同感官形成的經驗，在初形成時是不能相互溝通的，但可以在抽象的層次相互產生互動。這可以從〈盲人書簡〉 (*Lettre sur les aveugles*, 1749) 中視覺經驗的闡述，與〈自然的詮釋〉 (*De l'interprétation de la nature*, 1753) 中關於概念與現實間的互動關係的思辯，及百科全書的其他條目中得到印證⁷。根據蘇葉的說法，狄德羅的思想變化產生一個新的人文主義。而且這個新的人文主義，使狄德羅以不同於以往的態度處理藝術方面的問題。

十八世紀很少人用單數的藝術 (art)，而多是使用複數藝術 (arts；技術)。狄德羅撰寫〈藝術〉 (Art) 一文的目的，不只說明百科全書處理技術 (arts) 的態度，同時賦予藝術 (Art) 一詞明確的定義⁸。狄德羅在討論「藝術」這個概念時，是從傳統自由藝術和機械藝術的辯證中展開的。在自由 / 機械的思考架構中，自由藝術是指精神活動的法則，其功能是為了思辯。機械藝術所指的是身體勞動的法則，以實用為目的。在文人論述的範圍中，自由藝術是高於機械藝術，理性是高於感性。但在狄德羅的新人文主義中，不同的感官經驗對概念構成同樣重要，所以，自由和機械在他的想法中具有同等的價值。在這個認定之下，狄德羅認為揭開機械藝術 (技術) 的面貌有其必然性，本文將以狄德羅的思想架構為基礎，去解讀〈藝術〉一文中關於自由藝術與機械藝術的辯證關係，以及在這辯證關係中延伸出的關於美術、技術的觀點。

一、自由藝術與機械藝術的辯證

前面，我們從狄德羅的觀念通過一個系統化的過程，達成一個同於百科全書式的思

⁶ J. Chouillet, *La formation des idées esthétique de Diderot*, 1973, pp.359-365。

⁷ 百科全書中的人類知識系統表中呈現一個理想。他們將概念構成 (記憶、理性、想像) 與感知訊息差異 (歷史、哲學、詩學) 相互交錯形成簡圖式的處理方式。關於百科全書系統化的作用，可參看註2所提的文章。或作者之論文〈從文藝復興到狄德羅主編《百科全書》中探討繪畫地位的轉變及其意義〉中第三章第一、三節的部分。

⁸ 達朗柏在〈前言〉中，曾在論述模仿的藝術和技術時，插入單數的藝術 (Art)，認為藝術 (Art) 結束所有知識條目。〈Discours Préliminaire〉, *Enc.*, t.I, p.xiii。狄德羅則是將藝術一詞加以定義。(本文中引自《百科全書》者，皆以縮寫 *Enc.* 表示出處)

考模式。這個架構的影響，首先出現在技術的產生過程中：

我們感覺和思維機能是與生俱來的，思維機能的第一步在於感覺進行考察，加以聯繫、比較、組合、看到其相互之間的協調和不協調關係等等。我們有與生俱來的需要，這些需要迫使我们求助於不同的手段，我們往往根據我們所期待於這些手段的效果以及他們所產生的效果而認為其中最好的、壞的、迅速的、簡便的、完整的、不完整的等等。這些手段大部分是工具、機械、或諸如此類發明。⁹

從這段文字中，顯示技術的構成與人的感知經驗是相合的。所以，技術所呈現的面貌，就像我們對自然的觀察一樣，多樣、個別、而且在變化的。由對外在自然觀察的結果，我們得到大量片段的內容，「我們有大量的知識要會歸因於偶然；偶然，向我們呈現許多我們並不尋找的」¹⁰。面對這些雜亂的知識，必需要通過抽象、簡化以達到系統化的目的。然而，這面臨到我們之前遇到的問題，簡化之後的技術面貌，按百科全書的構想是會回到哲學、理性的範疇中。但狄德羅顯然注意到，感知所構成的知識是不同於理智所構成的知識。狄德羅曾說「明顯的學院幾何的內容與尋常商店的較簡單、較不複雜幾何的內容有相當大的差異。」¹¹技術層次所使用到幾何學的方式，是「偶然」構成的，在深度和複雜度上是比不上學院中的幾何學。從我們之前對狄德羅的推斷，理性和感性是不同，從感性發展出來知識當然不同，所以，藝術系統和哲學系統分開。所以，當這些「偶然」的知識逐漸簡化為一個規則時，傳統的哲學（科學）一詞既不足以詮釋這個系統。這就為何狄德羅用「藝術」（art）。他對這個字的定義：

人們觀察自然，萬物的功能，用途，性質與象徵開始；然後人們將觀察所得匯聚，一般名之為科學，藝術(*art*)或學科，以形成規則或工具的系統，以及一些具有同樣目標的規則；因為這便是一般所謂的學科。¹²

⁹ 張冠堯、桂裕芳譯，p.207。狄德羅不是唯一具有這種想法的人，如〈品味〉(Goût)一條中，喬庫反應了同樣的想法：「餓、渴與口味是同一個感官的三個效果，餓與渴是欲求真對象的器官，味是這個對象的器官活動；當然，與器官相連的精神是唯一真正感知的主體。……如同我們將知道的根源化簡為少量的感覺。我們也能將我們在口味上的愉悅的原則化簡為關於感覺方法的幾個正確的觀察。」<Goût>, *Enc.*, t.VII, 758a。

¹⁰ “Nous devons au hasard un grand nombre de connaissances: il nous en a présenté de fort importantes que nous ne cherchions pas...” <Art>, *Enc.*, t.I, 715a。

¹¹ “...il est évident que éléments de la Géométrie de l'Académie, ne sont que les plus simples & les moins composés d'entre ceux de la Géométrie des boutiques.” <Art>, *Enc.*, t.I, 716a。

¹² “On a commencé par faire des observations sur la nature, le service, l'emploi, les qualités des êtres & de leurs symboles; puis on a donné le nom de science ou d'art ou de discipline en général, au centre ou point de réunion auquel on a rapporté les observations qu'on avoit faites, pour en former un système ou de règles ou d'instruments, & de règles tendant à un même but; car voilà ce que c'est que discipline en général.” <Art>, *Enc.*, t.I, p.713b。

從上文中，對自然的研究通過抽象以解釋將藝術(art)定義成一個系統，一個具有法則和思辯性的學科。在藝術這個系統中，藝術是最高的形上概念，它統攝機械藝術。所以，在〈藝術〉一條下，只討論機械藝術(技術)。顯然是與屬於理性的科學、自由藝術相區分：

如果物品被創造出來，它賴以被製作做出來的規範的技術措施與匯集，便稱為藝術；如果對象只是被各種角度觀察，與之觀察有關的技術措施與匯集稱為科學。因此，形上學是一門科學，道德是一門藝術。神學與火藥學也是如此。¹³

在在上述的定義之下，我們發現藝術和科學具有同樣價值，機械藝術和自由藝術的重要性均等¹⁴。這個區分，並非使兩個部分相孤立，反而是希望兩者能夠互動。狄德羅反省到過去過分區分自由和機械藝術，所帶來的缺點：

這個區分(自由藝術和機械藝術)雖然確有其理，卻產生極為負面的影響，貶抑許多值得尊敬和有用的人，加強了我們無以名狀的懶惰天性，這個懶惰，使我們過度相信，賦予一些經驗與一些特殊的可感知或物質的物件連續而持久的應用等於辜負了人的尊貴性；實作，甚至研究機械藝術，等於自貶去作一些探索很艱辛，思慮很卑賤，解釋很困難，與他人自慚形穢，量又很大但用處極小的事。¹⁵

狄德羅認為將自由藝術與機械藝術嚴格區分所構成的問題：從事自由藝術的人，依賴理性，受制於抽象的概念中，而怠惰；從事機械藝術因為不思考，所以他們在處理事物時雜亂無章。在狄德羅的新人文主義之下，這兩個部分是相互作用，才能使人類有所進展。所以狄德羅認為：「不是說不可能，至少非常難在沒有思考的情況下，使實作有更大的進展，而相對的，在沒有實作的情況下確實掌握思考的。」¹⁶

¹³ "Si l'objet est contemplé seulement sous différentes faces, la collection & la disposition technique des observations relatives à cet objet s'appellent Science: ainsi la Métaphysique est Science, & la Morale est un Art. Il en est de la Théologie & de la Pyrotechnie." <Art>, *Enc.*, t.I, p.714a.

¹⁴ 答密許則認為，狄德羅希望能取得一個新的藝術(art)意義；以美為基礎，以技術為手段。H. Damish, "De la manufacture comme oeuvre d'art économique à l'oeuvre d'art comme machine," pp. 309-310.

¹⁵ "Cette différence, quoique bien fondée, a produit un mauvais effet en avilissant des gens très estimables et très utiles, et en fortifiant en nous je ne sais quelle paresse naturelle qui ne nous portait déjà que trop à croire que donner une application constante et suivie à des expériences et à des objets particuliers, sensibles et matériels, c'était déroger à la dignité de l'esprit humain: & que de pratiquer ou même d'étudier les *Arts mécaniques* c'était s'abaisser à des choses dont la recherche est laborieuse, la méditation ignoble, l'exposition difficile, le commerce déshonorant, le nombre inépuisable, & la valeur minutieuse" <Art>, *Enc.*, t.I, p.714a.

¹⁶ "Il est difficile, pour ne pas dire impossible, de pousser loin la pratique sans la spéculation, & réciproquement de bien posséder la spéculation sans pratique." <Art>, *Enc.*, t.I, p.714a.

之前的學者強調的是自由藝術的一面，狄德羅站在自由 / 機械同等的基礎反省到這種想法的偏頗。狄德羅在〈藝術〉一文末中提到像蒙田——這位重要的哲學家對火藥的輕視。然而，今日火藥所帶來的好處，將會使蒙田為他自己說過的話感到慚愧。又像笛卡爾這個「超凡的天才」，也曾經說過阿基米德的鏡子是無稽之談¹⁷。狄德羅認為，長期的自由藝術的發展已經構成認識的侷限，影響人的判斷。所以，狄德羅說：「我們願意給智者一個建議，那就是去實踐他們所教導我們的事情，我們不應該過於倉促的判斷事情。而且不該當一個發明在它開始之際，不具備我們所要求的功能時，就以為它是無用的。」¹⁸ 人類的知識受到理性的限制怠滯不前，瞭解和發展機械藝術，可以使人類的知識有所進展¹⁹。這個想法構成狄德羅在撰寫〈藝術〉一文時，極力地強調機械藝術的重要性。

二、機械藝術的平反

至於狄德羅自身對機械藝術的判斷，可以解決院士的偏見外，他是以實際效用的標準來觀察機械藝術的發展。他將機械藝術擴大到機器(machine)的範圍，同時注意到機械發展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所以，狄德羅認為才會認為，從事機械藝術的人才是使我們真正幸福的人。關於這個部分，我們從狄德羅的〈藝術〉(Art)一文中如是說到：

我們的判斷多麼奇怪！我們要求受到有用的照應而輕視有用的人。……將最崇高的科學和最榮耀的技術(arts)兩者的長處放在天平的一邊，另一邊放上機械藝術的優點，你會發現對兩者的評價與優點的比重並不適中，人們多半讚頌令我們相信我們幸福的人，而不是令我們真正幸福的人。²⁰

狄德羅從實用的考量出發，重視技術的社會價值。達朗柏基本上同意狄德羅的看法，在〈前言〉中他提到：「社會在公平地尊重照亮它的天才時，不該貶抑服務它的手。」²¹狄德羅和達朗柏在機械藝術上的態度一致。只是狄德羅以自由 / 機械的舊定義來

¹⁷ <Art>, *Enc*, t.I, p.717a。

¹⁸ “Un avis que nous oserons donner aux avans c'est de pratiquer ce'ils nous enseignent eux-mêmes, qu'on ne doit pas juger des choses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ni proscrire une invention comme inutile, parce qu'elle n'aura pas dans son origine tous les avantages qu'on piurroit en exiger.” <Art>, *Enc*, t.I, 717a。

¹⁹ J. Chouillet, *op.cit.*, p.369。

²⁰ “Quelle bizarrerie dans nos jugements! Nous exigeons qu'on s'occupe utilement, et nous méprisons les hommes utiles.... Mettez dans un des côtés de la balance les avantages réel des sciences les plus sublimes et des arts les plus honorés et dans l'autre ceux des arts mécanique, et vous trouverez que l'estime qu'on a faite des uns et celle qu'on a faite des autres n'a pas été distribuée dans le juste rapport de ces avantages, et qu'on y est bien plus loin des hommes occupés à faire croire que nous étions heureux que des hommes occupés à faire que nous le fussions en effet.” <Art>, *Enc*, t.I, 713-714。

²¹ “La société, en respectant avec justice les grands génies qui l'éclairent ne doit point avilir les mains qui la servent.” <Discours Préliminaire>, *Enc.*, t.I, p.XIII。

進行，更凸顯出機械藝術的重要性，同時指出自由藝術之缺。這種強烈的態度，是達朗柏所沒有的。

然而，就像狄德羅提到自由藝術的缺點，機械藝術也需要改進。要讓生產工具更佳，以使產品更好，就是從製作者自身開始的：

將藝術家應得的正義還給他們。自由藝術已經孤芳自賞夠了，現在該頌讚機械藝術了。自由藝術應將機械藝術從長期的偏見所形成的貶抑中提升。皇家的保護將使機械藝術免於困頓。工匠妄自菲薄是因為人們輕視機械藝術；讓我們教導他們善於思考；這是使他們獲得更完美作品的唯一方法。希望學院中出來幾個人，深入工作室中，收集技術的現象，而且將這些現象在作品中說明，讓藝術家來閱讀，哲學家作有用的思考，而位居要津者終究善用他們的權力和獎勵。²²

在這裡狄德羅賦予院士教育工匠的責任，而這個工作要從揭開工作室的現象開始。狄德羅自身就是一個例子。²³這同時是替百科全書撰寫技術條目背書。

而處理技術的方法，就和處理對外在自然的感知一樣，要注意不同技術樣貌作各別的描述。同時作為藝術系統下的實踐面，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不能忽略。這是因為：

（就機械藝術而言）我們為了使這個描述完美所遭遇的阻礙，以完全自然的秩序去呈現藝術的各個進程的綜合解釋，將使得最普通的精神也可以理解，同時將藝術家導引到可以更接近完美的路上。²⁴

²² “Rendons aux artistes la justice qui leur est due. Les Arts libéraux se sont assez chantés eux-mêmes; ils pourront employer maintenant ce qu’ils ont de voix à célébrer les Art mécaniques. C’est aux Arts libéraux à tirer les Arts mécaniques de l’avilissement encour où le préjugé les a tenus si longtemps. C’est à la protection des rois à les garantir d’une indigence où ils languissent encoure. Les Artisans se sont cru méprisables parcequ’on les a méprisés; apprenons leur à mieux penser d’eux-mêmes; c’est le seul moyen d’en obtenir une production plus parfaite. Qu’il sorte du sein des Académies quelques hommes qui descendent dans les ateliers, qui y recueillent les phénomènes des Arts et qui nous les exposent dans un ouvrage qui détermine les Artistes à lire, les philosophes à penser utilement et les Grands à faire enfin un usage utile de leur autorité et de leurs récompenses.” <Art>, *Enc*, t.I, 717。

²³ Chouillet認為他是應百科全書撰寫需要，從1746年開始經常出入工作室觀察工匠製作的情況和技術。狄德羅的傳記中也多有描述。

²⁴ “Les obstacles qu’on auroit eu à surmonter pour le perfectionner se préfenteroient dans un ordre entierement naturel, & l’explication synthétique des démarches successives de l’Art en faciliteroit l’intelligence aux esprits les plus ordinaires, & mettroit les Artistes sur la voie qu’ils auroient à suivre pour approcher davantage de la perfection.” <Art>, *Enc*, t.I, 715a。

這段話中，狄德羅認為將技術面向的知識完整描繪出來，是基於抽取的需要。對個別技術的描述，呈現出技術間的差異。但個別的差異可以通過抽象，在概念的活動中產生互動。文中所謂綜合的解釋，即是在一個概念互動下的結果。關於技術、行業的描述越多，就能抽取出越多的概念。所以，對技術的描述越完善，對藝術家的創作越有幫助。這個想法，無異是賦予技術描述權利，同時間接提升機械藝術的重要性。狄德羅對機械藝術的讚揚，使得機械藝術的價值得以提升；他的詮釋，構成機械藝術回復到文藝復興時期之前的意義。所以，多數的學者都將他的觀點稱為手工藝（機械藝術）的平反（réhabilitation）。

十七世紀的藝術理論是忽視實作因素而強調精神，以為通過種種理性規範，就能達到這個理想。然而，狄德羅從物質的角度切入，呈現機械藝術在創作活動中的重要性。他認為藉著藝術概念的建立，讓機械藝術實踐長久以來的文人夢想。這個理想要運作，要端賴操作者。這個操作者就是藝術家。

三、天才與藝術家

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發現在狄德羅的新人文主義中，機械藝術的製作，與智者、詩人的創造活動是相同的。甚至，他對機械藝術的工作者有更高的理想：

一般而言，藝術或朝向同一個目的所需的工具與規則的系統，其目的在於將某些確定的形式，印記在一個自然所提供的基礎上；這個基礎或者是物質或者是精神，或者靈魂的某一個功能，或是自然的某一產物。許多作者很少提到而我在此特別強調的機械藝術中，人的能力只在於將自然的物體拉近或分離。這個靠近或分離的可能或不可能，決定人的能或不能（培根的新工具）。²⁵

這裡狄德羅引用培根的《新工具》中提出的理想，賦予製作者極大的責任與期待。這個理想裡，理想的製作者不只是要將自然產物加以運用，而這個「自然」不只是物質，有可能是心靈的。這個製作者是一個全能的角色。狄德羅在〈藝術〉一文中，以大寫的藝術家(Artiste)稱呼這種人。

從繪畫地位的轉變來看，當繪畫被視為機械藝術時，就畫家而言，常被視為鄙瑣、

²⁵ “Le but de tout Art en général, ou de tout système d’instrumens & des règles conspirant à une même fin, est d’imprimer certaines formes déterminées sur une base dinnée par la nature ; & cette base est, ou la matière, ou l’esprit ou quelque production de la nature. Dans les Arts mécaniques auxquels je m’attacherai d’autant plus ici, que les Auteurs en ont moins parlé, le pouvoir de l’homme se réduit à repporcher ou à éloigner les corps naturels. L’homme peut tout ou ne peut rein, selon que ce rapport, ou cet éloignement est ou n’est pas possible(V.Nov.org.)” <Art>, Enc., t.I, 714b .

勞動的工匠形象。繪畫歸入自由藝術時，畫家的形象是由工匠變化到博學者的形象。這個形象在繪畫納入美術時，逐漸轉換成道德家、哲學家的形象。但，在狄德羅重新將繪畫歸入機械藝術中，畫家是藝術家，一個介於工匠和天才的人。狄德羅在〈藝術家〉²⁶一文中，認為藝術家是具有一半思辯力和一半實踐力的機械藝術工人，同時他是訴諸理智的。而在〈工匠〉²⁷一文中，「一個好的鞋匠我們稱他為好的工匠，一個熟練的鐘錶師我們稱他為好的藝術家。」²⁸藝術家、工匠的差異，適合於瓦沙利想法。但是，瓦沙利是將藝術家的範圍定在畫家、詩人等。這些人是後來從事自由藝術和美術一類的人，是所謂的天才。而狄德羅卻將藝術家的範圍擴大到機械藝術。他的想法是將藝術家一字的意義，恢復到文藝復興之前——中世紀的概念中。

這個意義的變化，在狄德羅自身的思想中也是屬於擺盪的狀態。以畫家為例，在狄德羅〈藝術〉一文中畫家是和版畫家等同列，稱為藝術家²⁹。而在〈天才〉一文的補記中，狄德羅認為畫家是天才。對狄德羅而言，畫家的身份擺盪在兩者之間³⁰。將畫家視為藝術家，意謂著繪畫屬於機械藝術；將畫家視為天才時，繪畫視為美術。從畫家和繪畫的歸類，我們推出一個可能性，美術的抽象概念與藝術的概念，在形上層次有相重疊的部分？在這裡我們無法對上述問題給出確定的答案，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而單就狄德羅將繪畫歸入機械藝術的範圍來看，他將繪畫重新歸入機械藝術並沒有貶抑的意思，反而是使繪畫既有的機械部分獲得重視。我們甚至可以說在藝術脈絡下的繪畫其實是取得它自身的主體性。唯有在這個脈絡下，才能客觀地肯定它的精神價值和造型價值。

結語

我們發現自由藝術和機械藝術辯證的結果，正是「藝術」的現代意義已經浮現。這個意義是同時強調思辯和實作在藝術創作中的重要性，兩者缺一就不構成完整的作品。在整本百科全書的論述中，美術與造型藝術的關係要大過於藝術。在美術的論述中，是延續自由藝術的傳統，將繪畫置於精神層次的討論，忽略其實作的部分。而狄德羅將繪畫放在機械藝術的範圍中，是重新去肯定繪畫的造型價值以及實作的意義。我們可以說這才是真正將繪畫還原到它的本質上，同時予以公平的看待。雖然，在百科全書中，藝術和美術的關係並不明顯，但從繪畫地位的觀察中，呈現美術和藝術的關連性，同時預示這兩個概念之後的發展。

²⁶ 參見〈Artiste〉, *Enc.*, t.I, 745a。

²⁷ 參見〈Artisan〉, *Enc.*, t.I, p.744。

²⁸ “d’un bon cordonnier que c’est un bon artisan; et d’un habile horloger que c’est un grand artiste.”
〈Artisan〉, *Enc.*, t.I, 745a。

²⁹ 〈Art〉, *Enc.*, t.I, 713。

³⁰ 藝術家和畫家間的關聯要到十九世紀初才出現。關於藝術家一詞的變化，N. Heinich，有深入的解說。op.cit., pp.198-208。

從藝術與技術的關係的考察中發現，狄德羅系統化的理想是自由藝術受到科學統攝，而機械藝術受藝術統攝。那美術受到何者統攝？狄德羅寫〈美〉³¹一文的目的，正是希望建立美術的形上概念以統攝美術。雖然，狄德羅在〈美〉一文中仍然受到傳統判準的影響，不是直接針對美感作討論。但，我們仍可以在他處理「美的關係」上，看出狄德羅是意圖要找一個美的體系。而這個構想和十八世紀的美學發展相合。1750年鮑姆家敦(Baumgarten)首次使用美學(Aesthetica)一字，指專門討論美的學科。這說明自由藝術以修辭學的方式將繪畫納入文學理論的作法已經失去效力。修辭學逐漸失去效力的現象在藝術概念構成的過程中更為明顯。因為機械藝術的平反，揭開藝術創作中實作的價值。

狄德羅在〈藝術〉一文中，呈現技術的描述與藝術概念間的關係，提供一個處理物質知識的路徑。這個路徑，支持十八世紀古物研究的發展³²。隨著考古學的興起，大量古物出土。人們觀察古物的結果，構成大量關於古代藝術品的描述。根據我們在〈藝術〉一文中的推斷，這些描述正可構成一個關於古物的概念。這個概念的發展，間接促使藝術史概念生成。這可以從1755年溫科爾曼撰寫《關於繪畫和雕刻中摹仿希臘的作品的一些意見》和1764年發表近代藝術史濫觴《古代藝術史》找到證明。

最後，我們從社會學對〈藝術〉一文的討論中，再思考機械藝術平反的問題。隨著機械藝術的平反，從事機械藝術的工匠地位也應該有所提升。我們說明過狄德羅將藝術家視為文藝復興時期之前的工匠。然而，他對藝術家的定義，使從事技術行為的工作者中，分出兩種人，一種是運用科學的知識（幾何學）較多者；一是運用勞力較多者。學者答密許(Hubert Damisch)認為這種態度是以一種脫離強凌弱為藉口，其實是一更為強制的階級劃分，而這些更為低下的人們，受到絕對的輕視。〈藝術〉一文中其實促使藝術(art)與手工藝(artisanant)分開，同時賦予藝術所謂「公平合理」的待遇³³。學者岱洛許(B. Deloche)則認為表面上，藝術定義中的思辯意含，使得古代勞心和勞力的分野趨淡。然而，機械藝術的勞役性質並沒有完全消除，中產階級知識份子以為技術的進步可以使機械藝術的工作者自由，卻只是為了支持了布爾喬亞的想法和欲求³⁴。根據我們的觀察狄德羅對機械藝術的後續思考是相當缺乏的。而且在他著名的沙龍評論(Salon)中，他回到美術的範圍去討論，他所關心的重點是在精神層次而非物質（技術）層次。所以，狄德羅試圖要回復中世紀的工匠地位和意義，但他並沒有成功。這雖然不會影響到之前所得到的結論，但可以提供我們進一步思考狄德羅〈藝術〉一文中的觀點。

³¹ 參見<Beau>, *Enc.*, t.I, pp.168-181。

³² Cf. Bazin, *Histoire de L'Histoire de L'Art*, pp.117-119, Lucia Tongiorgi Tomasi, "Un problème artistique dans l'Encyclopédie: le débat sur les technique en France à la moitié du XVIIIe siècle," pp.1073-1074。

³³ Hubert Damisch, "De la manufacture comme oeuvre d'art économique à l'oeuvre d'art comme machine," pp.310-311。

³⁴ B. Deloche, "Le statut de l'artisan, un test de la modernité de l'encyclopédie," p.86。

參考資料

書籍

狄德羅，《懷疑論者的漫步》，陳修儒、張貫堯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par une société de gens de lettres, ed. Denis Diderot et D'Alambert, 1751-1781, NY: Maieroprint, 1969

German Bazin, *Histoire de L'Histoire de L'Art*, Albin Michel, 1986

Jacques Chouillet, *La formation des idées esthétiques de Diderot*, Armond Colin, 1973

Nathalie Heinich, *Du peintre à l'artiste—artisans et académiciens à l'âge classique*, Paris: Les Editions Minuit, 1993

Jacque Proust, *Diderot et Encyclopedie*, Armond Colin, 1973, 1995

Amy Simowitz, *The theory of art in the "Encyclopedie,"*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3

期刊文章

George Boas, "The Art in Encyclopedi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23(Fall 1964), pp.97-107

Hubert Damich, "De la manufacture comme oeuvre d'art économique à l'oeuvre d'art comme machine," Lille: *Revue des sciences humaines*, no.188(1982), pp.307-320

B. Deloche, "Le statut de l'artisan, un test de la modernité de l'encyclopédie," *Milieux*, no.19-20, (oct.1984-janv.1985) pp.78-87

Paul Kristeller, "The Modern system of the Art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no.12(1951) pp.496-527 ; no.13(1952) pp.17-46

Robert Shackleton,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Artisan,"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eighteenth century*, no.190(1980) pp.53-62

Maria Barbara Stafford, "The Eighteenth-Century: Towards an Interdisciplinary model," *Art Bulletin*, vol.LXX, no.1(March 1988), pp.12-14

Lucia Tongiorgi Tomasi, "Un problème artistique dans l'Encyclopédie: le débat sur les techniques en France à la moitié du XVIIIe siècle,"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eighteenth century*, no.193(1982), pp.1073-1074